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歿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

想見宣子情矜處

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

杜謂劉累

在商爲

豕韋氏

杜國名

在周爲唐杜氏

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

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爲杜伯杜伯之子熙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

之謂乎

杜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

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祿

杜布彭反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孫應鰲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

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况世祿乎甚有軒輊

子產論重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林言何必沈滅於貨賄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杜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禧按宜作削。我產更安。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僇也。宣子說。乃輕幣。輕於受害勇於改過。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杜爲明年鄭入陳傳。

魏禧曰。名言鑿鑿。可見古人交情不苟。

魏世倣曰。子產寓書於宣子。與叔向遺書。規子產同。

子產爲鄭病故起於已叔向爲子產故起於友故叔向義優

彭家屏曰禮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使之相交相敬繼好息民也然於圭璋則還之重之而不敢受也周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以爲之幣儀禮所用聘物不過帛錦加玉用皮用馬而已未聞以重幣也晉爲盟主求幣於諸侯至悉索敝賦來會時事用幣者至百輛之多其黷貨無厭爲患於中原也非一日矣豈先王制禮之本意乎先王交鄰之禮

而資以爲利其亂典甚矣齊桓之世不聞有此此桓  
之所以不可及也夫

張輔致楚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

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蹠力

反杜俱致楚師杜挑求御于鄭杜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小宛射犬杜鄭公孫吉子犬叔杜游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杜言不可與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杜言在

有常分無大杜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杜部婁小阜松

異於杜二子杜張裕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

御廣車杜兵而行已皆乘乘車杜安將及楚師而後從



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林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

近不告而

馳之

杜肱犬恨不見禮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

林冑兜鍪也二子皆取冑於橐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二子皆下車手搏

楚人以投其車收共禽獲挾其囚虜

弗待而出

杜肱犬又皆彭士望曰五不待二子皆字精采自

出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

弟也

杜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杜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魏禧曰二人始既不忙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

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

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

遠子諫伐舒鳩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

杜楚屬國

舒鳩人叛楚楚

子師于荒浦

杜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主欲伐之遠子

杜今尹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無辭有庸

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處敵以下之人皆然

乃還二十五年楚遠

子馮卒屈建

杜子

爲令尹屈蕩

杜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

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

杜舒鳩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杜舒先

鳩

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杜五人不及

遇而

吳人居其間七日

杜居楚兩軍之間○禧按師為

亦危道也此

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正勝負之關

陳簡師陳

杜簡閱精

相持則慮水雨若

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杜視其形勢

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杜吳還逐

本簡師會之

林楚人先所簡閱精兵

為陳者合會而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既敗吳師遂前楚人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彭士望曰不掩

且攘生者矣以與薦掩。

然明論降階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

杜子羽

如晉聘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杜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

子羽不能

對何也歸以語然明

杜駭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說知人妙謂既登貴位而知降下之道必明知之人乃能

之非程鄭小人

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

所能林註非

魏禮曰不在程鄭謂鄭非知人也

其有亡釁亦是說程鄭註似不順將死而憂也二十五  
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虛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穆文熙曰：為政必不仁去而後

可以成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彭士望曰：首

句是本領次句正所以成首句處。子產養民惠使民義

全副學。子產喜善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問在此。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陸榮曰：降階之間未為大失。何遽

知其或亡此語亦幸而中子產願

以是取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過矣。士望曰：只謹慎正當四字盡

之。諸葛公得力全在此處。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彭家屏曰：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是也。臯陶之思永。伊尹之永圖。衛文之塞淵。

衛武之遠猶皆此意也然必本于聞道人必聞道之後乃能思慮也若平日未嘗聞道臨政雖利精竭慮只私意耳私意則有中有不中矣故大學言平治天下必原本于致知格物



晏子不歿莊公之難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杜前年魯使孟孝伯

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杜志在獄

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杜不為使民寇害

不嚴。

杜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也。

杜空歸

鍾惺曰觀此語崔杼弑君不為

棠姜明矣特借姜為費耳○禧按廉靜之人亦有智如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齊棠公

杜棠邑大夫

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歿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杜為

己取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杜齊丁公杼之祖

臣出自桓。

杜桓

公偃之祖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杜坎

同姜姓上困巽下兌上大史皆曰吉杜阿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過困六三變大過武子從風杜風隕妻不可娶也杜風能隕

而陶落故曰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杜困六三爻辭林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

剛據于蒺藜之象六三上六非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

陰陽徒敵剛又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

為水水之險者據于蒺藜所恃傷也杜坎為險兌為澤

石不可以動澤之生物而險者

蒺藜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也

則傷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蒺言棠公已當此凶○禧

按崔子欲娶而後筮安得言先夫當

乎今人嘗有用此故智者人為財色所  
昏於明白無理處看得有理類如此  
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夏姬之服崔杼之冠  
二君皆以淫戲射或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  
杜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  
杜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  
置仇怨於側未有不取禍  
齊莊公懿公尤其著者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杜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  
杜問疾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  
杜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問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於廟弗許。

皆曰：君之臣扞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下取。

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賈舉。林此非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偃、堙。

皆歿。林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莊公所嬖者共歿。崔子之宮。祝佗父。林莊公之嬖。祭於

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杜祭服。而歿於崔氏。申蒯、侍、漁

者。杜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杜宰妻于免。我將歿，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歿。崔氏殺驪蔑。杜平陰大夫公之外嬖。

于平陰。杜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晏子立於崔氏之門，故其歿難皆寵嬖之人。

外其人曰。歿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歿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歿安歸。魏禮曰。嬰此言雖創論實經論。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彭士望曰。提出社稷二字。指歸稟稟是主。臣君者。

豈爲其口實。杜祿也。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歿。則歿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歿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爲君私暱者。雖無道亦當歿。此義最精。失在爲君私暱。不失於爲之歿也。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歿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將用歿亡之義。何所歸趨。

劉懷恕曰。晏子數語可門啟而入。從容枕尸股而哭。興

爲處變從君之斷案。門啟而入。得妙。三踊而出。觀此則晏子非畏歿者。豈知崔人謂崔子必

主專壓止少衰。不殺已哉。特不自殺耳。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士望曰：喪亂能置，外每得不效。

魏世倣曰：杵之愚亦知畏民望耶？其先諫伐晉亦近畏民望者數。晏子危行而不效者，賴杵之知此也。然杵即

殺之。晏子固如是行，彼初亦不殺乎？

烏能必杵之畏之而不殺乎？盧蒲癸奔晉，主何奔莒？叔

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

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上帝，急遽乃歆。

觀此則晏子全拚定一死矣。士望曰：載句妙。晏子義憤

不顧及當機應猝處千載下猶見其辛巳，公與大夫及

形聞其聲又妙到底不放社稷二字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莒子盟。

杜：莒子朝齊遇亂未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去故復與景公盟

未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未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未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未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崔杼尚賢

于瓜蔓抄者南史氏聞大史盡矣。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南史氏亦拚定一死而特不主於死耳與晏子同意閻邱嬰以惟縛直轄反其妻而

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于莊公近鮮虞推而下之。

杜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其誰納之。士望曰。寫盡古今全軀保妻子逃臣行及弇中。杜道狹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林言道狹一人

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食馬而食。林先食馬駕而

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杜道廣

衆得用

故不遂來奔。

禮按解虞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崔杼弑楚人召之為右尹○士望曰

已有河西  
備一派

魏禧曰箕子於紂晏子於莊公千古事昏暴當變事之極則也余書簡論箕子云箕子之不為傳道也然則洪範既陳箕子可以死矣而不死何也吾於是知人臣死國之義也崔子弑齊莊公晏子不死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縱紂暴虐無道自取滅亡箕子可不死也若夫覲顏而立其朝則忠臣之心必不忍是以



去之朝鮮也由是言之故君之無道苟不若紂則人臣不可不效新君之聖雖如武王而人臣亦必不可仕若箕子者所謂處變之臣極也

賴韋曰或謂晏子不效昏主便不當仕於其朝不知列國卿大夫世有分采幾比侯國之於王朝晏子世仕於齊與擇主委贄者不同故不必責以不仕之義而當時之士可仕此國可仕彼國朝齊暮楚原無定義苟非位尊權重恩寵隆篤及當官守職之不可渝者聖人亦不責以必效也若四海一家天下一主則

君真如天之不可逃矣故後世君臣之義重於三代以前苟不明於去就貪祿固位以須亂亡即君如桀紂亦豈得藉箕子晏子之義爲口實哉

彭家屏曰崔杼懷弑君之心非一日矣孟公綽能預知之而晏子不能格君心之非防患于未然者非其智之有不及也莊公多養力士羣嬖盈朝有所恃以逐其欲雖晏子之忠賢亦必有不能得之於君者不然枕尸而哭三踊而出入賊臣之門如蹈無人之境既能櫻崔杼之鋒獨不能批齊莊之鱗哉誠以其君

從欲有莫可救藥者矣尚論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後可○崔慶盟國人于大宮而令國人與之晏子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其詞若與崔慶若以忠君利社稷許之而實未嘗與之私也郭汾陽與回紇誓于涇陽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絕滅其詞若甚嚴誓若甚重而究未嘗貶已以從回紇之欲也倉卒涖盟片言定難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用智之急修詞之工皆不可及也夫

鄭伐陳獻捷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杜前年在

當陳隧者并埋木刊

林當陳隧徑

者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林乘夜穿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

杜欲逃冢間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白將巡城

杜不欲載公以

巡城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林謂

賈獲置其母於車

辭曰不祥

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杜欲服之而已

故禁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杜問喪服

擁社

杜抱

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杜自囚係子展執

繫而見林子展執馬繮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

美杜即數俘而出杜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

秋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入陳之功戎服杜軍旅之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杜舜爲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杜舜聖

明之後也庸杜用以元女大姬杜武王配胡公杜闕父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杜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禧按已上一段引說

太遠不如即在桓公下起更動人聽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杜桓公之子厲公也

事在魯桓公五年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

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杜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杜宣十一年陳夏微

舒弒靈公其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

魏禮曰忘周大德罪太久

遂其必言周者與晉共也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

杜不可億逞其快志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

堙木剋。敝邑大懼不競，而取大姬。夫誘其衷，故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

林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授手於我。

用敢獻。

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

杜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杜方千里。列國一同，

杜方百里。自是

以衰。

杜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陳罪復言往年之告，則鄭非侵小矣。晉人猶以此言難之，故子產之辭益厲。不然，鄭未嘗取陳土地一圻。一圻，一國之語，可以不辨而耳。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又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

杜士弱。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杜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杜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

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二十六年，鄭伯賞

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彭士望曰：「只一引典禮對大國無抗形待同官無讓跡。子產最能最

高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失禮。

魏禧曰。是師也。有古者征不服之風焉。此春秋所僅  
見。在五霸之上。惜夫鄭以小國介晉楚而不能大有  
為也。

巢射諸樊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歟。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魏禮曰。牛臣之謀。果非孟浪。後世常論荆軻為匹夫之勇。無益於國。惜其事未成耳。使始皇歿。秦疆亦可少安。扶蘓雖仁。非吞併之資。始皇崩而天下土崩矣。則軻之所為。非匹夫之事。若責其計疎。則無辭。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杜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御也拂衣從之

數語足以深折子朱若不拂衣從之則尤善矣

人救之平公曰

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

林言所爭者公忿非私怒也

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杜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

爭善。杜不以德之厚薄為先而爭謂所行為善。○禱按其言精甚。叔向聞之必當自悔。○彭士望曰：爭善二字對賢者直入骨髓。然必務德方免爭善國語去此一句大是粗淺。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彭家屏曰：凡值凶人干犯之頃，當鎮定從容折之以理。若人以氣凌之，已以氣應之，彼此尚氣，其相去幾何。搃由理不能帥氣，故輒為所動也。叔向之責子朱是也。而拂衣從之，則已躁矣。當撫劍之際，豈可從之時。借使無人救之，則亦小丈夫之忿而捐軀者矣。樂正子下堂傷足，猶有憂色。蓋跬步之間，不敢忘親也。

叔向爲子朱所激而舉動若此一朝之忿幾忘其身  
以及其親豈非血氣之發爲賢者累乎易曰包荒用  
馮河言有馮河之勇必具包荒之量叔向其未聞斯  
義者歟

衛獻公復入

衛獻公使子鮮

林母弟鱗

爲復

杜爲已求反國

辭敬如強命之

杜獻公于

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杜子鮮賢不國人信之

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二語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

以此敗事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

杜十四年孫氏欲逐公瑗走從近關出

遂行從近關出

先事苟且又圖脫罪是老滑行

徑豈所謂明哲耶決非伯玉所爲詳雜問

告右宰穀

杜衛大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

罪於兩君

杜公今出獻

天下誰畜之悼子

杜喜甯

曰吾受命

於先人

杜在二

不可以貳

魏禧曰或有以喜為貪權者非也剽乃其父所立權豈不

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妙用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

林淹留憂恤

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

言

杜寬假猶夫人也

杜言其為人猶如故

若不已

杜止

歎無日矣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

林于鮮若欲踐言多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所為○禧按二語可鑒人之托人以事當視其才與時

之足以濟否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

杜林

邑孫嘉聘於齊孫襄

杜二子孫文子之子

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

杜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不克。伯國

杜即襄

傷甯子出

舍於郊。

杜欲奔

伯國歟。孫氏夜哭。

倉卒一哭足見孫氏無人

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杜衛疾

及犬子角書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杜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

杜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

杜林父事剽而行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彭士望曰專祿周旋四字畫出後世庸滑一

輩心事容止如見緊着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

也。

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

林敬心

逆於門者領

杜

頭之而已

杜

驕心易才

○禮曰如畫近世士

大夫責公子遺患難情態率如此

公至使讓

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在存問之也公聞文子答甯喜言故忿之

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

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

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林尋悔其言使止勿奔傳言衛戾不

能安和  
大臣

賴韋曰嗚呼世之畏難偷生之臣蓋亦自謂明哲矣夫策名委贄於君聞難而去難平復反利則享之患則違之何忠臣義士之愚而明哲之無入而不自得也衛獻公無道孫林父將逐之告蘧伯玉伯玉從近闕出及甯喜將弑剽而復獻公又告之復從近闕出吾意伯玉當林父之告必正折之曰君天也逐君者名不可居禍不可測當甯喜之告則曰父出一君子弑一君而復之是世其惡而增父之過也如是則林父喜之心或可以少過且夫獻公無道而伯玉非執

政之臣故責伯玉以死以討賊者此不通之論也獨  
林父喜之訪於伯玉是以伯玉為賢也觀其訪之之  
詞則心猶未定計猶未決故就賢人而觀其進退焉  
夫心所服者言易入計未成者事易移伯玉不於此  
時折其萌而安其君不過曰雖奸之庸知愈乎瑗未  
聞其出敢聞其入而已視其君之存亡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賢者之仕於人國固如  
是乎此吾所不解也甯殖臨終屬其子曰名藏諸侯  
之策君入則掩之吾固知伯玉之說之必可行也晉

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董狐曰子爲正卿亡  
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之曰弑齊崔杼弑莊公晏子曰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然晏子立崔  
杼之門外哭踊不失節當是時晏子之不死者間不  
容髮嗚呼如伯玉者律之宣子則不可律之晏子之  
義其可矣

孔之達曰人臣遇國家之難不能死則先事以去道  
未有易此者也昔宋昭公無道公子鮑厚施於國識  
者憂弑奪之禍於是公孫壽以官近懼及辭司城而

不居子哀辭卿不受而奔魯此二人者皆先時而去  
身不及子鮑之難庶幾所謂見幾而作者不幸而身  
值其事若蕩意諸同歿孟諸之難可也豈得偷生避  
禍哉夫蘧伯玉稱衛之君子當孫甯出君廢君時聞  
變而出既定而入即責以與謀伯玉何說之辭或曰  
趙盾亡不出竟故不免弒君之名若伯玉則可以無  
嫌矣余謂趙盾弒其君董狐書之孔子仍之盾即越  
竟討賊而弒君之罪亦不可逃何則穿盾之側室河  
曲之戰盾為元帥穿不用命而盾不討其後弒靈公

盾復使穿迎黑臀于周則穿為盾之私黨桃園之變  
盾為謀主而假手於穿也明矣使盾或亡而越竟或  
討穿以說遂可逃弑君之罪則是慶父使卜騎賊閔  
而奔莒可以無罪羽父使賊殺隱而討于為氏足以  
掩惡豈不甚便於弑君之賊也哉然則董狐之為是  
言也何居曰盾之同惡情隱而可辨不越竟不討賊  
事顯而難逃舉以責盾使盾更無辭以自飾而其罪  
亦可居耳孔子之惜不越竟正惜董狐不越竟之言  
隱而未明無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觀其不惜

討賊而止惜越竟可見矣然則孔子以君子稱伯玉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何說乎吾意當孫甯廢立時伯玉必隱而未仕故可優游事外而無觀望中立之嫌不然衛之臣如公孫丁輩且歿難矣子展子鮮且從公羈縲卒推輓以歸國矣曾謂伯玉之賢而顧偷生苟免置君不問乎且當獻殤之時君臣相忌政令下移可謂無道之極使伯玉不能奉身而退以及孫甯之難是貪昧無恥之流烏在其可卷而懷也然則孫甯何為以出君納君之謀告伯

玉曰伯玉雖不仕其德行為衛人所素服故孫甯亦從而咨訪之耳夫子居魯而康子以用田賦問居衛而文子以攻犬叔訪又何疑於伯玉柳下惠為魯士師三黜不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優游不忍去父母之邦以求仕他國嗚呼是亦伯玉之行也

魏禧曰余論伯玉事詳雜問中又有咏史詩云遠貌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闕疑慎其餘孔子賢伯玉後世誤遺書乃至出近闕奉以明哲譽豫難必先逃羣誚名忽愚今得達此論足解平生之疑辨



千古之惑矣然伯玉答孫甯語雖在不仕時亦傷模稜當以韋論爲正也

秦歸印董父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

于城麇。鄭皇頡

杜鄭大夫

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

欲得情實莫過於問囚。又莫過於三面同問。又莫過於卒然問之初無囑托。而州犁當面賣奸。

顛倒真偽如此。故知聽訟之難也。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杜

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卞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

林觀伯州犁聽說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証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禱

按此是伯嚭真種子伯宗

好直而子孫皆奸佞何哉

囚曰頡遇王子弱也

頡已解

其意 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

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

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

杜主作辭

以爲請子產曰不

李泌迎上  
皇意不此

獲

杜謂犬叔辭以貨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杜受楚獻功大名也

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杜乃得董父

伊戾殺犬子瘞

初宋芮司徒

杜宋大夫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

杜共姬宋伯姬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林共姬之子入宮夕

見其母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杜甚

姬納諸御

嬖生佐

杜元公

惡而婉

杜佐貌惡而心順

犬子瘞美而狠

杜貌美而心狠

戾○家鉉翁曰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內交佐日以親瘞日以疎以至於或故居近君之側者自處為難

合左師畏而惡之

杜此等句法却酒脫

寺人惠牆伊戾

杜惠牆氏伊戾名

為犬子內師

彭士望曰以師禍本

而無寵秋楚客

聘於晉過宋犬子知之請野享之

林瘞與楚客相知請於宋公欲野享楚客

○士望曰犬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

曰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謀之矣左師後言誰為君夫人亦以其廢立佐有力而不見

報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杜戾為犬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廢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林伊戾詐作關用牲加盟書為

而駢告公為犬子所惡因請以往而

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殺一太子只消二字後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杜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成謀只三

字害人不在多聽  
讒者亦不在多

公囚犬子。犬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名。

而使誦曰：日中不來，吾知歿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杜欲使倭失期。○過期乃縊而歿。佐爲犬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凌釋隆曰：宋平既明知犬子素惡伊戾矣，而卒遣之，從又遽信其讒而殺。

犬子及徐聞犬子無罪，又僅烹一伊戾而尚棄之，寵愛向戍之權，任不爲之衰。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獻

殺申生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杜習者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林言君夫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林棄非

嫡夫人○禘按連玩數事左師洵是老奸巨猾。宋呂夷簡其流亞也。○與殺犬子而無罪左師益手滑心粗自

專恣。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之

杜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歿

魏禧曰使視之所以考其實問夫人左師所以詢於公宋公亦自謂精細詳察太子之罪不誣矣豈知步步精察正步步打入局中耶李泌謂懷愍之手書瑛之衷甲尚不可憑也每事精察者不可不長此一格魏禮曰烹伊戾而不誅戊愆而失刑極矣以其有諸侯之望畏之耶名士巧鄙自古已然○戊依違貪賊開王導楊素趙普一流人風氣

魏世倣曰平公烹伊戾而夫人左師無罪理當廢佐而更立李艱戾之論唐事允矣○嘗論申生仍壽之歿皆所自取瘞則執而見囚出於不得已而歿者然使瘞可以幸免則漢戾太子之事瘞必爲之而有餘巫蠱之起戾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罪其心實不可問瘞之誣畧與戾太子同但其發也速瘞不及察而已罹於難傳謂瘞貌美而心狠故知其得兵柄未有不爲戾太子也



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杜子晉祖

與聲

子杜子朝

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

亡林得罪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

林布荆藉

相與食而言復

故

杜議歸楚事○禧按班荆相與食是極閒事可省語

然只此五字寫出通家故誼親厚之情悠然如見乃

知古人文字閒情點綴處每有助於正義不獨取致取

爲子孫者亦當體念祖父舊誼不相視爲路人看聲子

請復苦心於椒舉爲情友於子朝即爲子孟子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故貴家巨室

有數代之姻戚數代之朋友數代之奴僕便足見其家

教之厚驗其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

晉楚

杜平在

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必久而待此時言必

問晉故

杜事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先一語悅子木

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

彭士望曰一語奉承子木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

此下不獨不遠說伍舉并不遠說折

發蓋因王子牟而疑伍舉自是執政之失故先說此

生即聲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士望曰均平調劑中詩稍有偏重其心苦矣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杜酒食賜下此以知其

勸賞也。

林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用賞

將刑爲之不舉。

杜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林即此憂心可以知其憚於用刑

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魏禮曰以上語意幾於逼子木矣妙在引詩引書引

刑却將賞善陪說許多又添說恤民竟似泛論不入楚

事處只說已往一似論楚舊日執政之夫子木早已心

動待其瓜熟蒂落于木一問彼即乘之矣今楚多淫刑其大

便點明子木自當躍然聳然聽之矣

夫逃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士望曰後四段

段段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

四年恰好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俱是奔晉事

晉將遁矣俱是轉敗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林多擊軍鼓鈞同其聲鼓鈞聲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

于桑隧。獲申麗而還。

此等敘述不厭纖悉。鋪張極言其害。纒足聳動聽者。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子。

說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

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郟。

許六反。杜晉邑。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

杜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林秣飼戰馬。舍於寢。

杜焚次。舍示必成。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杜在元。

楚失東夷。子

辛亥之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則雍子

之爲也。子反與子靈杜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

晉禮曰雍害其事。晉人與之邢杜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林中國陣法。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杜小國屬楚。取駕克棘

入州來杜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

杜事見若教之亂。伯賁扶云反之子賁皇奔晉杜在

成七年。晉人與之苗杜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杜在。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

杜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杜子重子辛皆出穆

王故曰吾乃四萃。杜四面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杜傷也師燬。子潛反林。吳楚之間謂火

敗楚師也子反歿之。杜並在成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入硬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言

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為患

又入一段伍舉望歸之情乃妙若不善辭者只知以利害懼楚而已更看其用

字用意圓活處真善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

為椒舉復後之地

穆文熙曰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

聲子使椒鳴

杜伍

逆

術然復之則可益爵祿則不可

之。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効效力殘敗楚師

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出奔之由既非其罪

禮曰正臣

不得言非罪

而楚又窮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

不為效歟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奔秦

終為晉之良佐哉



魏禧曰指陳已往利害鑿鑿可信雖子木明知為伍  
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理勢到極的確自不怕人  
識破本謀但進言次第操縱之妙必不可少耳

子產不禦小寇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杜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獨鄭伯自行故許恚而欲報之

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

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

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釁動也嗇貪也子展說不禦寇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杜津名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魏禧曰明於國勢敵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

魏世倣曰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卒然逼人雖操尺捶而猶思奮于產乃不禦楚何也蓋許靈公以含氏之敗如楚遂卒于楚楚子憫焉而爲之出師子產知其必不爲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啟大國之忿所謂不能搏虎而徒捋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自此始若宋華元之殺申舟楚莊王憤怒疾威有滅此朝食之勢故宋雖燹骸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

而此又非其情然則魯伐邾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  
非不禦寇與子產之不禦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備  
於內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然楚人剽悍乘其無備而  
攻之幾何而不為益之見執也哉是故鄭之不禦守  
而不戰者也邾之不禦不戰且不守也書曰有備無  
患當寇者其可輕言不禦乎哉

偽封烏餘

齊人城郊之歲

杜在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

杜齊大夫

以廩邱奔晉

襲衛羊角

杜衛邑

取之遂襲我高魚

杜魯邑

有大雨自其實

入

杜雨故水實開

介於其庫

杜入高魚庫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

杜士甸

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

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

杜晉大夫

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

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彭士望曰此必周邑諸喪

衛魯宋也周密也必使烏餘具車徒士望曰仍使其車

密來勿以受地為名○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復不

壯氣懈備弛○使烏餘以其衆出以侍晉而諸侯畏之

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封杜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衆出以侍晉而諸侯畏之

故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魏禮曰觀烏餘狡桀之人

失地者無已效地而封之理可疑明矣而遂執之盡獲

烏餘偃然來受其所謂禍來神昧者乎

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杜傳言趙文

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魏禧曰歸烏餘之侵地善矣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是

亦烏餘之類也乃反爲之伐衛戍茅執其君何哉蓋  
文子之意專在無以爲盟主耳林父止於叛衛而烏  
餘則侵三國之邑恃晉爲藏主以多構難於諸侯不  
討則恐諸侯之貳也故其後曰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穆文熙謂以僞封致烏餘何以服  
其心是已晉國民罷於兵用兵未必可以得志當時  
或有不得不出於詐者然使更有烏餘其人則不可  
再試矣吾謂以朝會之禮致烏餘而執之其可詳雜  
問○或謂以朝會執之與效封執之同一詐耳曰不

然朝會一定之禮效封則特設此局以陷阱之矣况  
春秋時以會盟執人而數其罪者多也或又謂烏餘  
歸晉有年今乃無故發其舊罪似為無緒曰范宣子  
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宣子卒而文子新為政此  
正明禮動刑變革之會也嘗謂誘叛殺降當事者最  
不可輕為蓋不特傷吾德義而其法只可一用疑阻  
後人向化之心為害方大王文成誘泃頭賊而斬之  
余終疑此舉於信義事勢皆有防碍乃有其勢不得  
不出於誘降而其罪又必不可赦者則處之有道焉



因其他罪而斃之一也易人而行一也然險悍足爲後惠者以他罪誅之可也若本罪不可赦而誅以他罪則本罪不著無以懲戒天下之惡故尤莫善於易人前之人可以再舉後之人可以踵行故曰范宣子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

魏禮曰文子既欲宣盟主之義則莫若用師矣晉多爭戰而何獨憚此乎密告四國失地之君會晉師以討烏餘易耳烏餘恃晉故四國不敢問聲義以討之皆其仇也烏餘雖能逃將何之以威烈執烏餘歸

諸侯地義聲既振天下悅服曉然歸晉之德畏晉之義是此一用兵而息兵多矣惜乎其出於僞執損其威望文子之所以終偷而晉終不競也

免餘殺甯喜

衛甯喜專

專未有不見殺者祭仲專而鄭厲誅甯喜專而衛獻戮霍于孟惟不知此遂至滅族此亦

不學無術之過也哀哉

公患之公孫免餘

杜衛

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

有理杜言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

知止也

穆文熙曰獻公初亦無殺喜之意但為免餘所強耳觀免餘既殺喜而不受鄉爵之賞其人賢

者殺喜必當矣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此君欲守信而臣欲除惡此理最得但并此語不

對君言尤善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杜俱

使攻甯氏弗

克皆歿

杜無地及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杜獻公

之父為孫氏所殺○魏禮曰衛侯亦能知此耶此亦稽侍中血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

杜謂孫林父

納我者歿

杜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

杜使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

杜誓不還

託於木門

杜晉邑

不鄉衛國而坐

杜怨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杜從之謂治其事也

事治吾不可

杜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杜自誓終身不仕

○子鮮奔而不仕纒怨怒得深切

公喪之如稅服

杜稅即總也非五服之常本無終身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賢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

稱明通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

尤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

杜即儀爲卿

魏世倣曰要賂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

其禍者不鄭貪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

晉惠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渾良夫有大功焉一事

加以三罪即數而殺之喜信獻公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

魏世儼曰喜守父遺命弒剽復衍較之要賂納君者自有分別專則取歿之道矣